

历史小说的

「谜」与「解谜」

——关于《骆宾王之谜》的思考

□周新民

荒湖、金石合著的《骆宾王之谜》近期出版，这是根据当地有关骆宾王的传说和相关族谱记载、墓碑等细节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不是简单地为我们叙述骆宾王起事失败后的人生遭遇，还对新时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历史断裂处的接续

历史小说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门类。大概因为中国有非常悠远的史学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一直非常热门。在此表象下，何为历史小说以及如何写作历史小说的争论从未消停。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历史小说到底应该侧重“历史”还是“小说”。主张侧重历史者认为，历史小说应该重视历史的客观性，以再现历史事实、情境、细节为主旨。而在侧重小说者眼里，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应该侧重虚构性。两种思路的秉持者各有其道理，于是形成了表面看来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其实这种对立是可以调和的，由历史小说的文类特殊性决定。它既是“历史”小说，和历史人物、事件、场景、细节之间关系紧密；也是历史“小说”，是虚构的文类。这就涉及历史小说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关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由于秉持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差异性，导致处理两者关系的理念有所不同。

《骆宾王之谜》是一部历史小说，它在处理真实和虚构关系上有独到之处。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家喻户晓。一首《咏鹅》更是成为识字者必读的经典。骆宾王与徐敬业起兵讨伐武曌，并写下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当时更是风传天下。可以说，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中最有辨识度的诗人，其诗文影响力堪称第一之至。但是，骆宾王的人生结局又相当扑朔迷离。跟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曌兵败后，他最终的命运如何？一般来说，大概有同徐敬业一样被诛杀、跳海潜逃和出家为僧等说法。如何叙写骆宾王兵败后的人生，成为《骆宾王之谜》的重点，“一部以文学续接历史断裂处的民间传奇”是这本书的创作旨要。

“以文学接续断裂处”成为“历史”和“小说”的连接点。骆宾王实有其人，跟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曌，也确有其事，兵败也是历史事实。人、事都是历史上确有的，符合历史本来的面目。而骆宾王的最终踪迹，没有历史记载，成为小说家创作的丰厚土壤。《骆宾王之谜》充分发挥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能力，以阳新曾出现过“骆宾王之墓”的墓碑和阳新有关骆宾王的传说、骆氏族谱为依托，文学地再现了骆宾王在阳新永福地最后七年的人生岁月，写出了一代文人的爱恨情仇，为骆宾王勾画了铁马金戈后的烟火人生。从这个角度看，《骆宾王之谜》回答了历史小说本体的何之问，为历史小说写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本思想的时代性烛照

解决了重“历史”还是重“小说”难题之后，历史小说创作其实还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写什么内容？历史小说总不能简单地复现历史事实与历史场景吧。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奇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否能呼应时代性命题，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小说的价值，这也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小说的光荣传统。《骆宾王之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着力书写了骆宾王的民本思想。虽然功败垂成，已近老境，但是骆宾王一心为乡民谋福祉的初衷并未改变。

《骆宾王之谜》中写到，化名为王潜的骆宾王虽然兵败，且处在被朝廷通缉的危险境地，仍然把关乎老百姓的利益

放在人生的首要位置。骆宾王藏身的永福里是一个偏僻的乡村，民风淳朴，骆宾王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学子王佳的乡试资格被地主之子吴明所取代。对于这样一件关乎乡村寒门子弟的前程大事，骆宾王并没有袖手旁观，最终为王佳恢复了乡试资格。此后，他积极参与了罢黜恶吏的行动，为兴国（今天的阳新）百姓争得一片朗朗乾坤。他还积极主动地修建拦水坝，为永福里的水利建设作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骆宾王的晚年性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跟随徐敬业一起起兵讨伐武曌，只是因为身为女性的武器掌管政治权力有违儒家伦理纲常。在永福里生活时期，骆宾王与民间百姓心心相印，最终觉得，只要百姓安居乐业，谁掌握最高政治权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骆宾王的一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当徐敬业的儿子找到他，商讨讨伐、暗杀武曌之策时，骆宾王拒绝了。骆宾王从讨伐武曌的坚定支持者到放弃刺杀武曌的计划，其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他从永福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获得感悟，是骆宾王民本思想的精粹所在。

文化连续性的发掘

《骆宾王之谜》还有一个重要的主旨，就是回应中国社会大发展的历史之谜。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何以能一直绵延不绝，其奥秘何在？这正是小说试图去回答的问题。骆宾王身上强烈的民本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但小说显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将笔触伸入历史皱褶的深处，站在与历史对话的基点上叙述历史，发掘中华文明绵绵不绝的奥秘。

《骆宾王之谜》结尾描绘了永福里今天王英水库的美丽景象。为了解决大旱之年缺水的局面，骆宾王不顾年迈，带领永福里的乡亲修建了七座拦水坝。为了保证拦水坝顺利运行，在暴雨之夜，骆宾王雨夜巡堤，差点丧命。在骆宾王舍命为乡亲修建堤坝的地方，今天已经建起了王英水库，成为仙湖岛风景区，风景如画，游人如织，骆宾王念念不忘的乡民生活美满愿景，在今天实现了。在《骆宾王之谜》中，《骆宾王之谜》解释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之奥秘：美好的生活图景从萌芽到实现，展现出一代代中华儿女接棒奋斗的历史进程，背后是为民谋福利的生生不息的文明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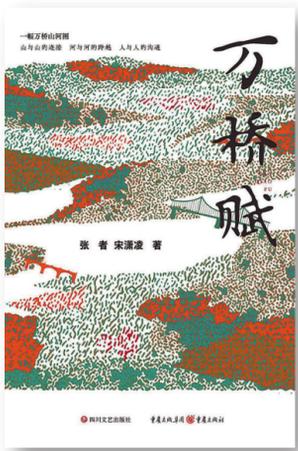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骆宾王之谜》对历史小说本体的思考，对历史小说时代性的发掘，对历史之谜的揭示，都是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打动人心所在。（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书香

把现实之桥转化为精神之桥

——读长篇小说《万桥赋》

□张陵



《万桥赋》，张者、宋潇凌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2024年4月

品。为寻找创作灵感，也为了排遣心理困扰，她来到祖辈建造的“葛镜桥”旁，看到了古桥文化造福于百姓的情景，也感受到美丽乡村的风土人情。更为重要的是，她认识了父亲的学生。年青的桥梁设计师李明亮。两人一路同行，开始了“黔之桥”的体验，也是人生体验之旅，其间发生了很多故事。两个年轻人迸发出爱情的火花，终成眷属。从葛镜桥情感变化里不难读出，她开始懂得了祖辈父辈的历史，慢慢懂得父亲作为设计师的人生价值，心中升华

出一种英雄般的崇高感和神圣感。作品顺着这个思路拓展下去，写出了葛念镜与父亲葛啸天逐渐和解、赓续亲情的必然性。

壮丽山河、雄伟大桥构成的和风景，一次又一次地洗荡葛念镜的心灵，使她那颗来自尘世浮躁不安的心变得宁静而舒展，变得诗意而单纯，融进和谐的自然里，完成了思想情感的蜕变。两年后，她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放弃重金和成名，承担违约责任，也要撕毁与画商蓝天风的合同，把她潜心创作的百米长卷《万桥山河图》无偿赠送给贵州桥梁博物馆，以表达对大桥建设者们深深的敬意。这一笔写得精彩，葛念镜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格局、精神品质大大提升，达到了可以和父亲、和时代对话的高度。她不能建造现实之桥，却用艺术表达了桥之情和桥之美，把现实的桥转化为一座精神高地、一个时代形象。小说进而把河与河的跨越向人与人的沟通关系延伸，试图触及社会的痛点和冲突，进而讨论人们之间建造一座无形的、心理的、精神的桥梁的可能性，来表达作品的社会意识。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小说《万桥赋》结尾描写了葛啸天的心理活动细节：他很想建议女儿再构思一幅长卷，把中国最雄伟的大桥呈现出来，画出新时代的万里江山图。葛啸天想象飞扬，托出了小说诗意的题目：看贵州就是看中国、看世界。（作者系评论家）

“我肩有责，我手有策”

——读《军履回望》

□伍正华

低着头地，还得默默扛起家庭的重担。从耙上摔倒后，他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止住眼泪，一骨碌从水田里爬起来，不顾满身泥水，也不包扎伤口，若无其事地继续耙耕，再摔倒，再爬起来……就这样，一天下来，耕牛被他驯服了，耕地的技术被他掌握了。我们如此眷恋这片土地，却又如此想飞快逃离这片土地。

这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像张明刚一样的农村娃的宿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他们向外逃遁的通道几乎只有两条，要么考学，要么当兵。人生的逻辑就这么简单。因与明军交好，我曾3次去过明刚大哥的老家。从县城到镇上，从镇上到村里，山一程水一程，即便开车也得费半天工夫，何况那个年代，得一步一步用脚板走。从这段山路走出去不易，走出人生的山路更难。

耙耕两年后，张明刚成为一名边防战士，参军6年后在南疆火线破格提干。不论是在火热的训练场，还是在硝烟弥漫的猫耳洞，当他伏案执笔，那纸上、电脑上的一行行文字，像不像耙田的一道道痕迹？我想，他的脑海里或睡梦中一定无数次闪过耙耕的画面，要么泪湿青衫，要么发发呆。自从天拿下了耙耕这个最难最危险的农活，我就想，以后还会有什么拿不下的事吗？！”在我看来，少年张明刚的顿悟或彻悟，始自这片水田，也成自这片水田。正如他所言：“从此，我心无苦，我脑无难，我肩有责，我手有策了！”

带着耙耕的感悟，18岁那年，张明刚从这个小山村出发，昂首阔步，一路前行。他走向东北边关，走向西南战场，走向首都北京，走向西域边疆……一往无前，一如从前。他以永远不变的耙耕姿态，终于在前进的路上实现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戍边男儿，总是梦回故乡。张明刚这部近60万字的选集，“故乡情思”一章只有4篇。但是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篇幅的“平均摊派”，而是这一段过往是他心灵的隐秘所在，是一碰就痛的地方。压缩的是篇幅，浓缩的是深情。

我还惊讶地发现，张明刚忆故土的文字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形容词！但是，细读慢品，却听得见蛙鸣重唱，闻得着泥土芬芳，看得见稻菽千重。他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静默的山水图，是一张如诗的乡村画，是一个共和国将军曾经低至尘埃、匍匐大地的初心。所谓初心，就是回到最初，回到生你养你的地方，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回到生活的扁担把你压得直不起腰，回到欲语泪先流的磨难苦难。这组文章的标题也起得极其普通，《长寿的姥姥》《妈妈笑了》《北先生》《老井》，朴实得像小学课文。每篇文章也找不到什么开头技巧、转圈艺术，但读着读着就被一种情绪牵引了，感觉就变成了那个“他”。

张明刚的孝，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当公社和大队干部考虑到张明刚家严重缺少劳动力，不同意他去当兵时，母亲毅然决然把他送到万里之遥

的东北边关，毅然决然地扛起了家里所有的生活重担。母亲花甲大寿，张明刚扶着她登上天安门城楼。当他按下快门，看见母亲又笑又哭时，我猜想此时他可能也是泪和笑交织。是啊，生活就是一杯加糖的苦咖啡，唯有饱经风霜，才能磨出那一杯属于你的幸福滋味。

张明刚参军后，对新发的军装“每天晚上用手拍，用嘴吹，用毛巾擦，用灌满开水的陶瓷杯子烫，之后将他叠成方块……”我相信且深信，他所珍惜呵护的一定还有那段难忘的耙耕岁月。当他在边关除夕的零点哨位，“看见夜空中的鹅毛雪花，在北风的伴奏下翩翩起舞，然后悄然飘落……”他或许想起了长寿的姥姥，想起了少北先生，想起了村里那口甘甜无比的老井。

从田间到军营，从普通士兵到共和国将军，张明刚一路风霜不言苦，一身是胆闯南北，一生无悔写忠诚。在《军履回望》的最后，张明刚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回顾我58年的人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耙耕——少时在课堂，后来在田间，如今在军营。耙耕，我将继续进行。”

耙耕是一种精神，一种在厄运和困难面前，坚决奋起抗争、不屈不挠，永葆一颠上进的心和一股不怕苦、不畏难、不服输的劲头。让我们携起手来，一道耙耕人生！

（作者系军事评论家，供职于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部）

雄伟大道的多彩写照

——评李玉梅的《大道》

□胡平

梅肯吃苦，通过不辞辛劳地一次次深入发掘，才将西部陆海新通道上众多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传达给社会，实现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功用。

我们也可以发现，作者采写人物，并不完全局限于人物在专项建设中的表现，而常常扩及人物过去的人生故事，使作品内容给人带来更丰富的启发，也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如写到施工业务副经理姜渊涛的恋爱故事。姜渊涛来自安徽，在广西平陆运河项目长期奋战，婚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使家里人纠结。他曾经介绍认识姑娘恩雨，见面吃顿饭加微信后就回到岗位再无下文。4年后，他在安徽家中电梯里又碰到恩雨，原来两家购买的新房在一座楼里。于是两人重新交往，开始认真通过微信聊天交流，3年后结为姻缘。他们显然是天生的一对，早已有过正式联

系，但真正走到一起居然还需要一次颇为偶然的相遇，可谓生活中戏剧性一幕。仔细想，其中有些值得玩味的道理，使人读来顿生一些感悟。这感悟或许与运河建设无关，但再仔细想，也还是有关系，因为姜渊涛身处广西，忙于工作，与姑娘见面机会毕竟不多。

《大道》的写作较为开放，作者在把经济建设者风貌全面展现的基础上写经济建设，让人们了解是哪些人在切实推动着国家的发展，这种创作理念值得研究和借鉴。作为散文家，李玉梅在采访中会不断被当地独有的地域特色和文化遗迹所吸引，分出心思去细加体验，并将部分记忆写入书中。她的行程主要在广西，也就对岭南风貌与历史的描绘更为丰盈。这种写法也是比较常见的，好处是为大通道建设提供了背景，也为此作增添了另一种色彩。其中，她



《大道》，李玉梅著，漓江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24年3月

写到壮族的蚂拐节，也就是青蛙节。这个节日在每年正月初一拉开帷幕，人们击铜鼓为号，找寻冬眠的蚂拐。最先找到的人被推举为当年的“蚂拐婿”，然后有“孝蚂拐”与“葬蚂拐”等仪式，将蚂拐隆重安葬。这种节日的来历是为祈雨，反映了民众祈求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而谁能说大通道

的开辟与实现这种心愿完全无关呢？这类写照，折射出经济新工程在当地群众中受到的欢迎，以及赢得的支持。也能够看出，作者历史情怀格外厚重，常写一些历史名人在广西留下的事迹，又并非无缘无故，如对于史禄的追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发动了百越之战，因交通条件恶劣在湖南、广西交界地带受阻，派史禄前去凿渠运粮。史禄竟能够大胆设想实施提水工程，翻山越岭找到一处湘江与漓江水位落差最小的分水点，指挥建筑人字堤，形成南渠北渠，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提水船闸，于公元前214年使伟大的灵渠凿成通航，决定了秦国统一南方战争的胜利。作者在缅怀先驱不朽业绩的同时，自然会将今日建设中的平陆运河通道与这条古运河相对比，写出由汉代马援到近代孙中山，历朝历代人们梦想着修建另一条运河，实现由广西通往大海的愿望。现在，这个梦想正在变为现实，新时代的灵渠正在诞生之中——可以说，这一笔是至关重要的。作者总是思绪万千，沿途走来，怀古抚今，眼中的这片土地被赋予深邃的时空意境，也带给读者们更丰富的见识与联想。作者的文人气质，也表现在她给作

品带来的艺术意蕴。她喜欢美术、书法、篆刻，沿途不断生发艺术灵感，这是一般报告文学作者不容易有的创作情绪。她曾采取黄河澄泥，经人揉制、压坯、雕刻、抛光、烧制后得到一枚印章，刻有“陆径幽远处，风从海上来，颯空万里”之诗句——意指西部陆海新通道也融入黄河之韵，沿途有六省参与到大道共建，并拆分成上中下三篇的篇题，将印章图像插入书页。此外，书中不断嵌入“风过巴蜀问星辰，大道向南巡”“平陆运河似练，千帆竞，众芳满”等来自作者的诗词，则更为作品增添了诗意。李玉梅是一个不会满足于一般纪实写作文体的作家。

《大道》的书写是自由舒展、不拘一格和注重情致的，为报告文学创作带来新的气息，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李玉梅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和情感思维的方式，奔放不羁，也形成独特的个性。她奉献出了首部反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作品，成绩不可低估。当然，这是她初次介入这类写作，还存有提升空间，相信她会不断总结经验，在进取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开辟出更广阔的创作前景。（作者系评论家）

中国的物流格局，过去以“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东西通道为主，近年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立，开启了北起重庆，南端以广西为重要节点的南北纵向物流通道，将“一带”与“一路”连接起来，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格局，局面的改观可谓宏伟。不过，人们欲知详情内情，还需要出现一部够篇幅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就是李玉梅的《大道》一书问世的由来。李玉梅是散文家、诗人出身，这使《大道》明显具有报告文学与散文诗歌相通融的风格。

这部作品除宏观描绘2017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以来所形成的中国陆海统筹与东西互济的开放发展新格局外，还将主要篇幅用于书写那些“努力建设通道以及生活在通道大通道改变的人们”，他们职业不同，位置不同，作出的贡献也不尽相同，在书中都焕发出为民族复兴和时代进步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熠熠光彩。作者的视角角度很接地气，显示出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生气勃勃的景象。从文学上看，此作也避免了以写事为主的结构，将笔力集中于人物呈现，实现了文学的独特价值，文学终归要以人的形象吸引大众的眼球。李玉